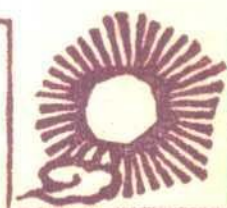


四川方言独幕话剧

这是为了啥

四川人民出版社

院图书馆
章



四川方言独幕话剧

这是为了啥

· 艾 湫 于 晗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成都



这 是 为 了 啥

艾 湫 于 啥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50 印张 字数10千

1964年7月第一版 1964年10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5,001—17,000

人 物

李方元 四十岁左右的社員。

李大嫂 李方元的妻子。

汪二兴 李方元的干亲家，年齡較李方元稍大。

严光永 五十岁左右的社員。

〔現代，春耕农忙的季节。在一个普通农家的院子里。

〔幕开：将近中午的时候。队里的使牛匠——李方元刚拴好耕牛从牛棚里走出来，他的眉头不大舒展，神色有些沮丧。

李方元 （向內）嗨——喂——（見无

反应) 哎! 我的祖先人, 你出来一下嘛!

〔李妻由内上。〕

李 妻 你在嚎丧呀? 一回来就惊疯忽扯的, 我在后头喂猪哆嘛!

李方元 把你那个猪给我攔倒一下, 先去割背青草回来!

李 妻 割青草?

李方元 喂牛! ——

李 妻 定要这阵去割? 你先拿干谷草喂倒一下喃。

李方元 干谷草? 有干谷草还求教你! 弄都弄来吊起罗。你到圈棚头去看下喃! 我这两天都成了铁桅杆上的耗子——没得抓拿罗。春耕这么紧, 牛工活路这么多, 哼,

牛草又断条罗！

李 妻 說去說来，还不是該怪你自己，看到价錢高就甩起势卖，那陣我就劝过你：呢！諳倒起卖呵，不要把牛草卖了二天干着急。你不听嘛！

李方元 这陣光抱怨我有屁的用？那陣卖草的錢还不是割肉打酒一家人吃啦！剩的二三十块錢你都給我盘去垫箱子了！

李 妻 我不給你勒倒起，你还不是茶館进酒館出的拿到街上去操了呀！

李方元 （着急地）牛都餓起罗，你还在这儿渣渣瓦瓦地尽說些腮边打网的話！快去割背青草把牛安頓

倒哆！

李 妻 光說割青草，这几天是啥子时候？正是紧工活路，光拿青草喂牛，咋个拖得起犁头！呃，晓得草不够嗎你早就該打主意嘛！

李方元 打主意，这两天活路这么紧，連咂杆烟的空空儿都沒得，我哪有时间去打主意？

李 妻 那，是不是找队上……

李方元 找队上？你三张紙画个人脑壳——面子才大喃，队上的草，哪个不晓得都是分配到戶了的。就算有，人家除干打淨分了三十五亩田的草給你，算起来吃齐打谷子都还有多，你好意思开口，不怕杵你一鼻子的灰哟！

李 妻 是不是找哪家借一点？

李方元 借？你都晓得烧，你都晓得卖，人家就是瓜瓜，专门跟你留起在！

李 妻 哎呀，那咋办嘞！牛儿使得勤吗草料要喂匀嘛，光喂些青草，牛要拉稀；而且青草也不好找，那都是长法呀？

李方元 你闹啥呵，（张望）小声点要得不！看给隔壁那家子听倒又要逗狗咬。

李 妻 晓得你咋个的哟，人家做活路还没有回来。隔壁邻舍的，何必搞来象冤孽一样嘛！别个严么爸又没有冒犯你，你横顺是把人家当成病在害。

李方元 你到会装好人，你不晓得，
我在外头受了他好多气哟，去年
子为我砍了公家一根树子，他没
有把我說惨！这个漏眼要拿給他
抓到了呀，我李方元再长二十张
嘴巴也說不脫！

李 妻 屋头不烧火喃外头不冒烟，
这么大的事情，二天总要現象
嘛！

李方元 現象，現象，你就巴心不得
我現象，整出了笨你哪点安逸，
二天人家喊我們退社，我看这一
家人哭都哭不贏！

李 妻 呵，你还是怕退社咧，早先
动員入社的时候，你为啥就象十
根牯牛都拉不动的样子喃？（稍

停) 哪个喊你尽做些偷奸耍滑的事情! 有好大的脚, 穿好大的鞋, 要卖諳倒自己那份卖嘛! 这陣看拿来咋下台, 看拿来咋下台!

李方元 (胸有成竹) 啥子呵! 哪有过不去的河, 哪有爬不上的坡, 我总留得有后路吖!

李 妻 啥子后路呀?

李方元 你不要管嘛, 快去割草! 我到汪二兴那儿去一下。

李 妻 汪二兴?

李方元 他們队上的牛草也分得多, 当初我就給他打过招呼, 喊他勒倒起喂, 把草留一手, 就是防的这一着。

李 妻 汪二兴! 他是个风都要抓一

把的角色，他肯拿給你？

李方元 亲家理道的，未必他好打我的触眼？他汪二兴爪爪再深，也要讓我李方元一手吡！哪回赶場喝茶喝酒不是我开錢，这一回未必他还会躲我的眼皮？

李 妻 那你就快去吡！

李方元 我快去，你倒快去呵！把草割回来先喂倒一下！（妻欲下）不忙呵！把開箱子的钥匙給我！

李 妻 做啥？

李方元 拿点錢吡，龟儿汪二兴的盘子还是不好赶！

〔妻交钥匙后下，李方元入內。

严光永 （上）李方元，李方元！

李方元 （出）他？（旁白）他該沒有

听到哈？（向严，生硬地）啥子呵！

严光永 你咋个的呵？去看看你秒的那块田喃！

李方元 （放了心）你說的是田呵，咋个嘛！

严光永 尽秒些猫盖屎，人哄地皮地要哄肚皮呵！

李方元 哎，严么爸，說話要負責呵！我們这些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倒脑壳的人，你不要吊起下巴乱說！

严光永 嗨！你这人咋个不接受意見呵！我严光永十几岁就帮起长年，未必活路的好坏都分不出来！

李方元 啥子？我們这些是听說听教的好社員呵！凡是做集体的活路，哪回踩过假水？（略停）天不見亮就起来，整齐晌午，腰杆都整痛罗，还落不倒个好，这儿不生肌罗，那儿不告口罗！

严光永 随便你咋个說，你那活路就是沒做到家，众人有眼睛嘛！

李方元 何必吃那么多担心丸，你又不是质量驗收員，把我們卡那么紧做啥呵！你怕是哪个安心不顧质量，使牛又不比开机器，牛拖不动，我有屁的法！

严光永 这条牛是你在喂，又是你在使，你就沒得責任啦？現在做活路踩过假水就是自己整自己呵！

李方元 算罗，不要在那儿搬大道理
呵！我李方元也是白米干飯喂大的……天天都要見面的人，你何必那么逗硬呵！

严光永 李二哥，我老严又不是专门
搜哪个的縫縫，沒做对，就是沒
做对！你是不是去返一下工？

李方元 返工？

严光永 是嘛，那个田都要得么？春
耕深一寸，秋收多一囤，你是做
庄稼的老把式，未必这点还不
懂？

李方元 要返你去返，不給我記工分
都沒来头，我沒得那么多時間！

严光永 哎，这不是記不記工分的問
題呵！大家都不要工分，大家都

不做活路，那我們这个队的生产咋个办？

李方元 （不語，把头昂向一边）……

严光永 随便你哪个不安逸，也要劳煩你一吓，我也不是为了自己！

李方元 （不耐煩地）对！我去，我去！

（旁白）我去找汪二兴！

〔严光永下。〕

李方元 （自語）牛草都还没有找到着落，又遇到他在这儿鬼纏半天！返工，就返嗎也要等牛吃飽了再說嘛！（入內）

〔汪二兴埋头抑郁地上。〕

汪二兴 （自語）李方元該不得放我的黃哈，只要他拿两百个草給我就够罗！

〔李方元由內出，二人差点碰个满怀。

李方元 哋，亲家咧！

汪二兴 （几乎同时）哋，亲家咧！

李方元 正要来找你！

汪二兴 生怕你不在屋头！ （稍停）

李、汪 （同白）呃， 找你搭个手！

李、汪 （同白）啥？

李、汪 （单刀直入，同白）草！

李、汪 （誤会，同时旁白）嗨， 他象找我帮他卖草？

李、汪 （試探地，同白）要卖？

李、汪 （都陷入錯覺，同时旁白） 要卖就好！

李、汪 （同白）你我两个，負責帮忙！

李、汪 （同时旁白）够朋友！

李、汪 （同白）算罗，卖给别个，不如卖给自己人！

李、汪 （同时旁白）嘿，自送上門！

李、汪 （同白）两百个哟！

李、汪 （同时旁白）刚刚合适。

李、汪 （同白，伸手示意）那就拿来！

李、汪 （一惊，同白）啥？

李、汪 （同白）草！

李方元 （稍停，茫然地）你問我要草？

汪二兴 （茫然地）你問我要草？

李方元 （着急地）我問你要草！

汪二兴 （着急地）我問你要草！

李方元 我沒得罗！